

华尔街之狼

【美】乔丹·贝尔福特◎著

苏鸿雁◎译

电影
珍藏版

华尔街罪恶天才与巴的
超级暗战

金钱、贪婪、罪恶和救赎
共铸的震撼大戏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华尔街之狼

电影
珍藏版

[美] 乔丹·贝尔福特 著
苏鸿雁 译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尔街之狼 / (美) 贝尔福特 (Belfort, J.) 著; 苏鸿雁译. —2 版.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ISBN 978-7-5086-4355-7

I. ①华… II. ①贝… ②苏… III. 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6300 号

Copyright © 2007 by Jordan Belfort.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华尔街之狼

著 者: [美] 乔丹·贝尔福特

译 者: 苏鸿雁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京权图字: 01-2013-6373

书 号: ISBN 978-7-5086-4355-7 / I · 470

定 价: 45.00 元

插 图: 梁冬冬

字 数: 438 千字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序言

懵懂少年初入市

1987年5月1日

“在这里，你连渣滓都不如。”我的新老板带着我首次走入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证券交易室，他边走边说，“乔丹，你对我的话有意见吗？”

“没有。”我回答道。

“没有就好，因为这就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他继续往前走。

罗斯柴尔德所在写字楼高达41层，矗立于曼哈顿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五大道上，公司位于23层。此刻，我们仿佛身处迷宫，在数不清的棕色桃花心木办公桌和黑色电话线中穿行。证券交易室很宽敞，但却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到处都是办公桌、电话、电脑显示器，而且还坐着不少令人厌恶的雅皮士——总共有70个。他们都脱掉了西装外套，此刻——上午9点20分——他们正倚靠在座椅上，边看《华尔街日报》，边暗自得意，庆幸自己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宇宙的主人”。

成为“宇宙的主人”，这看似是一个极崇高的追求，当我身穿廉价的蓝色西装和土里土气的鞋子从这些“宇宙主人”身边经过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我的新老板马上就提醒了我——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工作，”他看了看我廉价西装翻领上的品牌，“哦，乔丹·贝尔福特，你的工作就是接线员。也就是说，你每天要拨500次电话，努力让对方的秘书把电话转进去。你不需要推销、推荐或创造出什么来，只需让公司老板接电话。”他停了一下，随后又吐了几口痰。“如果真能让哪个老板接上电话，你要说的就是，‘某某某先生，您好！斯科特将与您通话’，这时你把电话转给我，然后接着拨下一个电话。你应该能应付过来吧，或者，你会不会觉

得这对你来说太复杂了？”

“不不不，我能应付得来。”我信心满满地回答道，与此同时，一种惊恐感如海啸般迎面袭来，让我透不过气来。罗斯柴尔德培训项目为期6个月，这6个月将会很残酷、很难熬。这段时间里，我不得不任由像斯科特这样从地狱最底层冒出来的痞子肆意摆布了。

从眼角偷偷地瞄了他几眼，我迅速得出了一个结论：斯科特长得就像一条金鱼——棕色的眼球往外突着，嘴唇粉嘟嘟的。他30出头，高个儿、秃头、瘦脸、脸色苍白，仅剩的一点头发让脑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烂掉的橘子。他打着一个领结，这让他看起来很滑稽。

“好，”这条卑鄙的“金鱼”说，“现在我来说一下基本规定。你没有休息时间，没有私人电话，没有病假，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躲起来偷懒。你只有30分钟的午餐时间。”他停顿了一下说，“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你要是做砸了，可有50个人等着抢你这个饭碗。”

他继续边走边说，我则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并被灰色电脑显示器上不断滚动的成千上万个橙色股票报价给吸引住了。交易室的最前方有一堵厚玻璃幕墙，正对着曼哈顿的市中心。由正前方就可以看到帝国大厦，它高耸入云，俯视万物。这绝对是令人侧目的壮丽景观，一个值得我向“宇宙年轻的主人”迈进的景观。而此时此刻，这个目标对我而言几乎遥不可及。

“跟你说实话吧，”斯科特唾沫四溅，“我认为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你看起来像个小孩子，华尔街可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这里可是杀手云集之地，是个唯利是图的商战之地。这样说来，我不是这里负责招聘的人也算是你的运气了。”语毕，他嘲讽般大笑了几声。

我咬了咬嘴唇，一言未发。那是1987年，像斯科特这样的痞子似乎操控了世界。华尔街正处于极为火爆的牛市状态，百万富翁纷纷新鲜出炉，多如牛毛，毫不稀奇。那时的钱根本就不值钱。一个名叫迈克尔·米尔肯的家伙发明了“垃圾债券”，改变了美国公司的经营方式。这是一个贪欲不设限的年代，是一个过度追逐财富的年代，是一个属于雅皮士们的年代。

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我的“雅皮士克星”转向我说：“乔丹，我再说一遍，记住你的身份，你现在连电话直销人员都不是，你只是个接线员。”说到“接线员”三个字

时，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直到你通过了第7级，否则，接线就是你的全部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连渣滓都不如。我这么说你有意见吗？”

“当然没有，”我回答道，“这份工作很适合我，因为我的的确确连渣滓都不如。”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和斯科特不同的是，我长得可不像金鱼，当他盯着我，试图从我脸上搜索到一丝嘲讽时，这一点就足够让我自豪的了。我个头不高，24岁还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而这样一张“娃娃脸”，除非有相应的证明，否则连酒吧都很难进。我有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光滑的橄榄色皮肤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整体上看还算不赖。

但是，当我告诉斯科特我都觉得自己渣滓不如时，我并不是在对他撒谎。毕竟这是事实。我的首次创业刚刚遭遇了失败，我的自尊心亦受到重创。我刚刚对肉类和海产品行业进行了一次不明智的投资，而等到一切完蛋时，我发现自己像蠢驴一般，手上竟然有26份卡车租约——所有这些都以我个人的名义进行了担保，现在全部都违约了。由此，各大银行都在向我追债，其中美国运通一个很凶悍的女人——长着胡子，体重达300磅——甚至私下威胁我，如果我不还款，她会狠狠地教训我一顿。我也考虑过更换电话号码，但我电话费欠得太多，NYNEX电话公司也对我穷追不舍。

斯科特让我坐在他旁边的位子上，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往好的方面想想，”他说，“如果奇迹出现了，你没有因为懒惰、愚蠢、傲慢或做事拖拖拉拉而被炒鱿鱼的话，那有一天你说不定还真能当上股票经纪人呢。你知道，去年我赚了30多万美元，你的另一个老板，那个家伙赚了100多万。”

100多万？我在想，这“另一个家伙”得是怎样一个浑蛋啊。我的心一沉，问道：“另一个家伙是谁？”

“为什么要问？”我的痞子折磨者问，“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天！我心想，你这个傻子，人家不问你，哪儿有你发言的份儿。这有点像在海军当兵的感觉。直觉告诉我，这个浑蛋最喜欢的电影肯定是《军官与绅士》，而他现在就把自己当成了电影里面的小路易斯·格赛特——假装自己是一位军校教官，负责训练尚不合格的海军士兵。但这些想法我只能藏在心里，嘴上却说着：“呃，没什么，我只是，呃，有点好奇罢了。”

“他叫马克·汉纳，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叠索引卡，每一张上面都列有一位富有商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微笑，拨电话。”他命令道，“12点前你

的脑袋不许给我抬起来。”接着，他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随手拿起一份《华尔街日报》，把脚跷到了桌子上（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鳄鱼正装皮鞋），开始看了起来。

我正要拿起电话，这时，我感觉到一只很有力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抬起头，只瞄了一眼就知道他就是马克·汉纳。他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气息，像是一个真正的“宇宙主人”。他身材高大、健硕，肌肉很发达。一头乌黑的头发，眼睛大而有神，脸上有零零星星的痤疮疤痕。他很英俊，散发着格林尼治村的上流气息，充满着魅力。

“乔丹？”他说，语调出奇的舒缓。

“是的，我就是乔丹。”我回答道，说话的语调可以想象，“一级渣滓，随时候命！”

他温和地笑了，价值2000美元的灰色条纹西装的垫肩在笑声中起起落落。接着，他故意提高了音量，说：“噢，我看出来了，那个乡下浑蛋已经给你下完第一服毒药了。”他用头朝斯科特那边示意着。

我轻轻地点了下头。他朝我眨了眨眼，“不用担心，我是这里的高级经纪人，他只是个毫无价值的小跟班罢了。所以，他之前说过什么，以后会说些什么，通通都不在意。”

我试着不往斯科特那边看，可还是没忍住，他当时嘴里正在咕哝着：“该死的汉纳！”

但马克没有回击，只是耸耸肩，绕着我的桌子走，庞大的身躯把斯科特和我隔开了。他说：“不要让他找你的麻烦。我听说你是个一流的销售员。从现在起，一年之后，那个白痴会转过来拍你马屁的。”

我笑了笑，既自豪又尴尬。“谁告诉你我是个很棒的销售员？”

“史蒂芬·施瓦茨，那个把你招进来的人。他说面试时你在竭力向他推销股票。”马克大笑，“他对你印象很深，并告诉我要多留意你。”

“噢，是的，我担心他不招我进来。当时面试的有20个人，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做点大胆的事，你知道，这样才能留下印象。”我耸了耸肩，“他告诉我要稍微收敛一点。”

马克笑了。“是的，但也别收敛得太多。这个行业压力大是正常现象。股票不是靠人们主动去买，而是靠我们努力去卖。永远要牢记这一点。”他停顿了一下，小声说，“不管怎样，那边那位浑球先生有句话是说对了：接线员这工作的确很恶心。我曾做过7个月，每天都恨不得杀了自己。由此，我得传授给你一个小窍门”——他降低音量，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你只需假装在拨号，尽可能去偷懒。”他笑着眨了眨眼，然

后又恢复到了正常音量。“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希望你尽可能多接通一些电话，因为我要靠这些电话赚钱，但我可不希望你累到吐血。”他又眨了下眼，“所以要多休息几次，去去洗手间，如果憋不住了就去打打飞机。我就是这么干的，这对我可是极其有效。我猜，你也喜欢打飞机的，对吧？”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有点措手不及，但我后来知道，华尔街的交易室可不是什么文雅幽默的地方。“狗屎”、“操”、“王八蛋”、“屌”这些词儿和“是的”、“不”、“或许”、“请”一样常见。我说，“是的，我，呃，喜欢打飞机。我是说，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呢，对吧？”

他点了点头，几乎大松了一口气。“好，这太好了。这可是关键所在。此外，我还要强烈推荐毒品，尤其是可卡因，因为它可以让你拨号拨得更为迅速，反正这招儿对我挺有效的。”他停了一下，似乎是在脑子里搜索更多的诀窍，但一下子“短路了”。“好吧，先就讲这么多。”他说，“我现在能传授给你的就这么多。新手，你会干得很棒。总有一天，你会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而且会笑出声来，这一点我敢保证。”他又笑了笑，然后在他的电话前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蜂鸣器响了，股市开盘了。我看了看天美时表——这是上周我在彭尼百货花了14美元买来的——刚好9点半，那天是1987年5月1日，我在华尔街的第一天。

紧接着，扩音器里传来了罗斯柴尔德公司销售经理史蒂芬·施瓦茨的声音。“先生们，今天上午期货看起来很强劲，来自东京的买盘很多。”史蒂芬年仅38岁，但去年他竟赚到了200多万美元（又是一位“宇宙主人”）。“我们认为股市开盘就能上升10个点，”他补充说，“所以，马上抓起电话，行动起来吧！”

话音刚落，交易室里立刻一片混乱。一双双脚飞速从桌子上消失，《华尔街日报》也立即被扔进了废纸篓，大家一个个把袖子捋起来，相继抓起电话开始拨号。我也拿起了自己的电话开始拨打。

几分钟后，所有人都着急地走来走去，疯狂地打着手势，对着黑色话筒大声喊叫，整个交易室变成了一片咆哮的海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华尔街交易室的咆哮声，听起来就像一群乌合之众在狂吼。这一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声音也就此改变了我的。这是一种被贪婪与野心包围着的年轻人们发出的声音，他们正竭尽所能，大声向全美富有的商人做推销。

“Miniscribe在这儿可是非常有名。”一个胖嘟嘟的痞子对着电话大叫着。他当时28岁，喜欢吸食可卡因，年收入60万美元。“你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经纪人？噢，上帝！他可能很会挑选煤炭开采方面的股票，但现在都80年代了。80年代游戏的名字叫高科技！”

“我拿到了5万股在7月份到期的50天债券！”隔我两张桌子的经纪人在喊。

“他们现在手头上没钱！”另一位经纪人在吼。

“我可不是仅靠一项交易来致富的。”一位经纪人对他的客户发誓说。

“你在开什么玩笑？”斯科特对着耳机喊，“就我赚的这点佣金，和公司、政府分完后，剩下的都不够给我的狗买狗粮的！”

不时会有经纪人在胜利中挂上电话，然后填写一张购买单，走到附加于支撑柱的气送管系统前，将购买单塞入一个玻璃管，然后看着它被吸到顶端，在那儿，这张单子将被送达大楼另一端的交易桌上，然后再改道送往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由此，交易室吊顶特意调低了，以便为气送管系统腾出地方，难怪空间会这么压抑了。

到10点时，马克·汉纳已经往支撑柱那儿走了3次，现在，他又要达成一桩交易了。电话中，他的语气是那么平缓、柔和，我都有点儿听糊涂了。他明明是在剜客户的心头肉，但语气听起来却像是在跟客户道歉似的。“先生，请听我说，”马克对一位《财富》500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说，“我很引以为傲的一点是，我找到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我的目标是，不仅要引导您购进，也要引导您售出。”他的语调是那樣的柔和、低沉，几乎都有催眠效果了。“我希望能够长期为您、您的企业和您的家庭创造价值。”

两分钟后，马克又站到了气送管系统前，下了一个“购买25万美元微软股票”的指令。我此前从未听说过微软，但听起来是家很不错的公司。不管怎样，马克这一笔交易拿到了3000美元佣金，而我则有7美元入账。

到12点时，我已经头晕眼花、饥肠辘辘、汗流浹背了，但是，我被这一切深深地迷住了。巨大的咆哮声穿透了我的五脏六腑，并与身体的每个部分产生了共振。我知道，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我知道，我能像马克·汉纳那样做得很好，甚至比他做得更好；我知道，我一定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我并没有乘大楼电梯去大堂，在那儿花上3.5美元买两个福兰克福香肠和一杯可

乐，而是不知不觉上了顶层，站到了马克·汉纳旁边，这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办公楼41层的五星级餐厅——“Top of the Sixes”，这里是精英们就餐的地方，在这儿，这些“宇宙主人”可以喝喝马提尼，聊聊战争故事。

我们步入餐厅，餐厅领班路易斯就冲了过来，用力握着马克的手，对他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周一下午见到他简直太棒了。马克悄悄塞给他50美元，这让我眼馋得不行。路易斯把我们带到一张位于角落的餐桌前，在这儿可以俯瞰曼哈顿上西城和华盛顿大桥的美景。

马克面带微笑地对路易斯说：“路易斯，给我们来两杯马提尼，不加冰。”他看了看厚重的劳力士金表，“7分半钟后再给我们来两杯，之后每5分钟来两杯，直到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倒下为止。”

路易斯点点头，“没问题，汉纳先生。这是个很棒的战略。”

我笑着看看马克，以充满歉意的口吻说：“对不起，但是，我，呃，我不喝酒。”然后我转向路易斯说：“请给我一杯可乐，这就可以了。”

路易斯和马克交换了下眼神，好像我刚刚犯了什么罪似的。但马克只说了一句：“这是他在华尔街的第一天，给他点儿时间。”

路易斯抿了抿嘴，用力点了点头说：“这完全可以理解。”然后对我说：“不要害怕，很快你就会成为一个瘾君子了。”

马克赞同地点点头，“路易斯，说得很好，但还是给他来一杯马提尼，说不定他等会儿就改变主意了。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喝了。”

“这棒极了，汉纳先生，您和您的朋友今天是否进餐，还是只喝酒？”

我心想，靠，路易斯这问的是哪门子话，这问题也太荒谬了，要知道这可是午餐时间。但让我吃惊的是，马克告诉路易斯说，他今天不进餐，只有我要吃，由此，路易斯给我递了份菜单，然后去给我们拿酒和可乐了。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马克不吃午餐了——他把手伸进了西装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拧下瓶盖，伸进一个小勺子。他挖出一小勺闪闪发光、最具威力的食欲抑制物——可卡因，然后放入右鼻孔中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后，他不断重复着这个过程，然后又换到了左鼻孔。

我惊呆了。这简直难以置信！竟然就坐在这家餐厅里吸毒！而且坐在这群“宇宙主人”中间！我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餐厅，看别人有没有注意到。很显然，一个人都没有，现在回头想想，我敢肯定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他们都忙着享用伏特加、苏格

兰威士忌、杜松子酒、波旁，或者用他们疯狂增长的财富购买的各种危险的毒品。

“你来试试，”马克把可卡因瓶子递给了我，“这是进入华尔街的真正门票——可卡因和妓女。”

妓女？这又让我吃了一惊。我是说，我从来没找过妓女。此外，我当时深爱着一个女孩儿，并想娶她为妻。她叫丹妮斯，一个外在美与内在美兼具的女孩子。要我背叛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说到可卡因，嗯，在大学派对上我曾尝试过，但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而且除了大麻，别的我都没碰过。“噢，不，谢谢，”我有点尴尬地说，“我吸不来这个。它会让我，呃，抓狂。比如，让我无法入睡或吃饭，而且，呃，我会开始焦虑。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糟糕，很邪恶。”

“没问题，”他边说着边又从瓶里拿出一点，“但我敢保证，可卡因肯定能帮你顺利度过在这里的每一天！”他摇摇头，耸了耸肩说，“当一名股票经纪人真他妈的没劲透了！我是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工作赚的钱不少，什么都不错，可就是有一点，你不是在创造事物，你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所以时间久了，这工作就变得无聊透顶了。”他停了一下，似乎在搜寻合适的词。“事实上，我们不过是些蹩脚的推销人员。没人知道哪些股票会涨！我们只是往板上扔飞镖，你知道，就是碰运气。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了。”

接下来，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出身。马克在布鲁克林的贝瑞吉长大，据我所知，那个地方环境非常差。“不管你做什么，”他打趣说，“都不要和贝瑞吉的姑娘约会。她们全他妈的是疯女人。”接着，他又从可卡因瓶中挖出一勺，补充说，“最后一个跟我约会的女孩子竟他妈的在我睡着时用铅笔捅我！你能想象吗？”

这时，一位身穿燕尾服的侍者走了过来，把我们的饮品摆在桌上。马克举起了他20美元一杯的马提尼，我举起了8美元一杯的可乐，马克说：“预祝道琼斯可以直冲至5000点！”我们碰了碰杯。“预祝你在华尔街事业有成！”他补充道，“预祝你在这个行业里发大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仅保留住一小部分灵魂就够了！”我们都笑了笑，然后举杯干了。

在那一刻，如果有人告诉我，不到几年时间，我就会拥有眼前这家餐厅，而马克·汉纳，以及罗斯柴尔德公司其他半数经纪人都会为我效力，我肯定会说这些人是疯子。如果有人告诉我，将来我会坐在这家餐厅的吧台吸入一撮撮可卡因，而一群高级妓女则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我，那么我肯定会说，他们都他妈的丧失理智了。

但这仅仅是开始，在那一刻，发生了很多与我毫不相关的事，这一切皆源于一个名为“投资组合保险”——电脑驱动股票套利战略——的出现，它最终使欣欣向荣的牛市画上了一个句号，仅一天时间就令道琼斯指数狂跌 508 点。此后接连发生的事不可想象。华尔街停业了一段时间，罗斯柴尔德的投资金融公司也被迫关门。之后，股市陷入了疯狂。

现在，我所要呈现给你的是这一疯狂局势的重建过程——极具讽刺意味的重建——这也将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最狂野的历程之一。这段历程，我将以当时盘旋在我脑海中的真实声音来呈现。这是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声音，一种油腔滑调的声音，一种以自我为主的声音，一种充满鄙视的声音。正是这一声音让我为纵情享乐的生活不停地找借口，正是这一声音让我去坑害他人，操控他们，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让他们陷入了混乱与疯狂之中。

我在纽约昆士区贝赛的一个中产阶层家庭长大，在家中，像“nigger”（黑鬼，对黑人的侮辱性称呼）、“prick”（美籍西班牙人）、“wop”（美国的南欧移民，尤指意大利人，用作对意大利人蔑视的字眼）、“chinc”（对亚洲人的侮辱性称呼）被认为是最脏的词，是无论何时都不可以讲的。在家里，任何一种偏见都会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偏见是低级、未开化的人才会有的心态。我也总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青少年时期，即便到了疯狂期我依然这样认为。但是，这样的脏话却总是那么顺畅地就从我嘴里冒了出来，尤其是陷入疯狂状态的那段时期。当然，我也会为这一点找借口——我告诉自己，这是华尔街，在华尔街上可没有时间来装模作样地玩幽默或讲些场面话。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我讲这些是因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更重要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讲这些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孩子，总有一天，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他们解释。我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可爱的父亲——现在可以开车带他们去看橄榄球赛，参加他们的家长会，周五晚上待在家里，给他们现学现做恺撒沙拉的父亲，曾经竟然是一个如此卑鄙的人。

但我真诚地希望，我的生活经历可为大家带来警戒——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为那些每天依赖毒品生活的人，为那些正在考虑滥用上帝所赋予你的天赋的人，为那些选择天平另一端、决定过上纵欲生活的人，为那些认为成为一位人尽皆知的“华尔街之狼”一定过着光鲜生活的人，带来些许警戒与反思。

目 录

第一章 爱是什么——原来爱情是这样

论爱情	3
爱 情	8
论爱情	10
论 爱	11
爱	13
爱的五个比喻	15
爱 情	17
恋 情	21
老爱情	25
爱是一种错觉	26
关于恋爱——给傅敏的信	29
什么是爱情	31
丘比特是个瞎子	34
爱情的生命	35
勃朗宁的爱情	37

第二章 爱的态度——爱情不风流

对爱持现实的态度	41
爱情不是商品	42
男女对爱情的偏见	43

- 第 17 章 造假大师 /126
- 第 18 章 寻找替罪羊 /138
- 第 19 章 最佳“运钱骡” /147
- 第 20 章 薄弱的一环 /153

第三部 瘾君子

- 第 21 章 形式大过实质 /163
- 第 22 章 在另类宇宙享用午餐 /172
- 第 23 章 走钢索的人 /182
- 第 24 章 薪火相传 /190
- 第 25 章 真品中的真品 /203
- 第 26 章 死无对证 /219
- 第 27 章 好人不长命 /232
- 第 28 章 逝者不朽 /245
- 第 29 章 疯狂补救 /248

第四部 终极救赎

- 第 30 章 新的家庭成员 /261
- 第 31 章 为人父母的喜悦 /265
- 第 32 章 从大悲到大喜 /274
- 第 33 章 暂时的解脱 /282
- 第 34 章 疯狂之旅 /288
- 第 35 章 风暴前的风暴 /303
- 第 36 章 雪上加霜 /316
- 第 37 章 监狱，精神病院，死亡 /325
- 第 38 章 塔尔博特的火星人 /342
- 第 39 章 恢复正常 /367

- 后记 背叛者 /383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第一部 少年“英雄”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扭曲的游戏理论家，把每天最好的时光用来沉思——考虑所有的举措、对策和相应的后果。这等于是对我的生活征收情感税，漫长的5年过后，它似乎正在攫取着我生活中最棒的部分。事实上，我的思绪唯一保持安静的时候要么是吸毒变得很兴奋，要么就是和性感的女公爵享受鱼水之欢时。

6年后

股市很快陷入了疯狂状态，到1993年冬，我已经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在尚未成为时尚新潮的现实生活秀节目中，我俨然成了剧中的主角。我的现实生活秀名曰“有钱人和生活紊乱者的生活方式”，而一天天下来，我的紊乱程度有增无减，不断升级。

我创立了一家名为“Stratton Oakmont”的证券经纪公司，现在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疯狂的一家经纪公司。华尔街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乔丹·贝尔福特一心求死，30岁前他就会把自己送进坟墓。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无聊的传言，因为我当时刚过31岁，我仍活着，而且还活蹦乱跳的。

在这个特殊时刻——12月中旬一个周三早上——我坐在了自己的双发动机贝尔喷气式飞机的操纵台后面，准备由曼哈顿中城30号大街的直升机机场前往我在长岛老布鲁克维尔的家，我已经服下足够多的毒品，足以让我保持镇静。

下午，刚过3点，我们正在长岛小颈湾西岸上方以120海里/小时的速度飞行着。我还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我竟然能直线飞行，同时还能欣赏两旁的风景，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时，我突然开始头晕目眩，紧接着，飞机迅速向下方俯冲，我都能看到海湾里深色的海水朝着我呼啸而来。飞机主旋翼出现了可怕的振动，副驾驶员惊恐的声音从我的耳机中传来，“我的上帝！老板，赶快上拉！上拉！我们快要坠毁了！他妈的！”

之后，飞机又恢复了平稳飞行。

副驾驶员是我忠心耿耿、值得信赖的马克·艾略特机长，他身着白色制服，坐在自己的操纵台前。但他始终严格遵守着我的命令，即他不可以碰操作系统，除非我晕过去，或者面临着马上坠毁的危险才行。现在，他接着来驾驶，这或许是当时最好的选择。